

巴金《隨想錄》創作三十周年 學者探討「說真話」的文學精神

《隨想錄》是巴金晚年創作的一部散文集，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巨著之一，諸如「繼魯迅雜文後中國散文史上的又一座豐碑」、「第一部說真話的書」、「無《隨想錄》，便無新時期散文」等讚美之辭多年來源源不絕。為紀念《隨想錄》創作三十周年，來自中國、日本和韓國等地的16位學者聚首一堂，日前參與「第三屆兩岸四地華文文學講座：講真話的文學」，分享自己對《隨想錄》的研究成果，闡釋《隨想錄》的劃時代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巴老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從寫下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寫完最後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懷念胡風〉，歷時八年，全長四十二萬字。他從「文革」的親身慘痛經歷，反省殘餘在新中國的封建社會流毒，同時對自己心靈無情拷問，直面自己因為一度放棄了中國人賴以生存的良知系統而進入「共犯結構」，在寫作過程中透過痛定思痛的懺悔而自我救贖，用「真話」重塑自己「五四」的人格。

《隨想錄》是一部樸實無華、感人肺腑的作品，用真話通向真理，喚醒人的良知、同情心、不忍之心、辭讓之心等等。但誠如坂井洋史教授所說，多年來關於《隨想錄》的研究更像是評論，主觀色彩太濃，離不開是非、毀譽褒貶、意氣之爭，但真正的「對象化」客觀研究卻殘缺不全。因此，16位學者就着《隨想錄》的創作動機、《隨想錄》提到的典故、《隨想錄》的文學性、《隨想錄》的影響力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隨想錄》的前世今生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認為，「說真話」會暴露自己的弱點，摧毀作家的「完美形象」，但巴老依然有這份勇氣，而且愈活愈偉大，除了個人高尚的情操外，背後有幾個主要原因。首先，他的信仰多年來堅定不移，直到晚年他也沒有放棄「五四」時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思想，對中華民族一直懷有遠大而崇高的抱負。其次，他從來不拿豐厚的版稅和工資，而且居住的地方遠離是非之地，不受利益攬攬，堅持藝術和道德上的獨立創作和思考。

許子東從巴金自身的人性力量出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鄭可怡與韓國學者朴蘭英則從很多五四文人共享的「跨文化性」入手分析啟發巴金創作《隨想錄》的「前世今生」。鄭可怡指出，巴金曾於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隨國家代表團，在相隔半個世紀以後重訪法國，並根據經歷寫成《隨想錄》中的〈重訪〉文章。巴金在旅程中與青年的自己「重遇」，看到了自己50年前朝夕瞻仰的盧梭的銅像，想起自己「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夢想與在著作《懺悔錄》（1782）中向世人「說真話」懺悔的承擔。另外，他又回憶起左翼作家左拉冒生命危險替含冤者辯護，讓他明白作家有控訴不義、「干預生活」的責任。

不給男人看的文字

女書的傳人把漢字稱為男人的文字，因為「做官坐府沒資格，校堂之內無女人」，於是她們創造了這種男人看不懂的文字，用來敘述遭受的苦難，在傾述中得到一點安慰，但在「訴可憐」的不甘中，仍然蘊含了某種不屈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就像她們生活過的鄉村舊屋，許多考究的細節都消失了，觸摸這種即將消失的文化現象，不僅能使人探究一些文字學、地域歷史文化知識，還能汲取某些民間文學的傳統精髓。而作者用詩意散文的獨特筆觸，來寫非虛構的人和她們的生存環境，也是比較細膩有趣的。

從前各地有所謂的「地諺」，比如「湖北九頭鳥，順德十姊妹」之類。《清稗類鈔》對「十姊妹」的說法是：小家女和童養媳被夫家虐待時，就有倔強而貞烈的女子首創為十姊妹，以便為逃避夫家淫威的弱女子提供一個避風港。她們相約，永遠互相扶濟，各謀生計以餬口，不仰仗他人。「女書最早出現在史料中，已經到了1932年。」那年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載：「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小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女書「在人類文明的路上，另闢了一條路，這種文明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想過廣為人知，她們只是想男人的世界之外，發出自己的聲音，讓自己聽到，找到共鳴者……一些被稱為君子女的傳人有意識地在做傳承的工作。」雖然女書只在永州江永縣一帶很小的一片地



■1979年巴金重訪法國，在巴爾扎克墓前憑弔。這次經歷促使他寫成了《隨想錄》中的文章〈重訪〉。

朴教授則從《隨想錄》的開篇之作〈談《望鄉》〉探討日本電影《望鄉》如何「跨文化」觸發巴金的自我反省。電影講述在「脫亞論」指導下，日本向其他東南亞國家輸出妓女以賺取原始資本，但事後卻拋棄這些妓女，迫害她們，視她們為國恥。當時不同人士指電影涉及裸露場面，應該禁播，但巴金認為電影是對日本歷史令人羞恥的部分的暴露和反省，而且揭示了無權無勢者的悲慘命運，出於正視歷史的必要性與對弱者的憐憫，電影應被擁護。從電影中誘發的這些思考演化為巴金對於「文革」時期民族與自身行為的正視，並為自己以前明哲保身，沒有替弱者伸張正義而自慚形穢，進而鼓起了「說真話」的勇氣。

文學價值爭論不斷

多年來，總是有小部分論者認為《隨想錄》名不副實，用字笨拙，文風拖沓，只是一本「散文大雜燴」，沒有文學的美感，這也引發了有關《隨想錄》「文學性」的爭議。這日，在場專家都不約而同地反駁這種論調。《上海文學》社長趙麗宏直言，「用最簡單的文字，表達最真摯的情感，就是最好的文學」。黃念恩教授表示，她從學生口中聽過類似的說法，但這種只從文句與結構判斷文學價值、忽略文學產生的時代背景與價值的批評方法並不可取，也讓她反思文學課是否已經到了一個劍走偏鋒的地步。坂井洋史教授甚至認為「文學本該如此」的先入為主觀念

域流行，與同屬嶺南的順德也相去較遠，但兩者間應該是有內在聯繫的。

女書一個字可以用作同音的其他字，所以不足一千個字就完全夠用了，書寫起來也比較簡便。伴隨這種淚水浸泡出來的女書，還有她們的神廟和姊妹神，她們相互問傳遞的摺扇、手帕，傳唱女書歌。和「十姊妹」一樣，她們也結交互相扶持的姊妹，其中個別人還承擔額外的責任。「何艷新的媽媽是個『行客』，結交有四姊」，「『行客』必須等姊妹全部出嫁後，才能生孩子。」她們還要書寫《結交書》，「結交姊妹，是不需要告訴雙方丈夫的」，「在江永女書流傳地，是一種古老的傳統，是女書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她們的組織形式。她們強調「抗婚」、「不落夫家」的自由，懷上了孩子才去夫家生活，也延長了她們自由生活的時間和空間。

女書雖然有不少國內外的研究和愛好者，但自然傳承者都已老去，作者圍繞現存唯一的何艷新老人的生活環境，展示了女書的傳承脈絡和不同時代的遭遇。「問村裡的男人，知道女書嗎？回答幾乎一樣：『知道，不認識，男人不知道女人的事情。』」這並非完全是冷漠，而是帶有包容的智慧，因為弄不懂，才更有魅力，即便是同性別的人，又真正能知道多少呢？「何艷新等女書傳人，都直言不諱地說，不喜歡自己



書評

文：龔敏迪

《摺扇，最後一位女書自然傳人》

作者：唐朝暉

出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的老公，家庭生活給她們帶來的是漫長的痛苦和身心的不自由。」強者往往要麼挑戰更強者，要麼更極端地奴役弱者，所以有纏足、金字塔之類，而越是

底層弱者，苦難也總會越深重。但如果不是在這種偏僻山村，允許這種多樣性的存在，恐怕也是難以想像的。

「女書老人們都說女書創造者是一個叫盤巧的姑娘，桐口人，至於盤巧姑娘是哪個朝代哪個世紀的人，沒人說得分明。」從她們新婚三朝不被男人碰，重視《三朝書》的習俗，以及女書歌旋律與瑤族歌類似來看，也許盤巧是個精通漢字的瑤族姑娘也未可知。女書歌有《胡玉秀探親書》：「靜坐皇宮把筆提，未曾修書淚先流，我是荊田胡玉秀，修書一本轉回家。」說是宋朝皇帝妃子胡玉秀發明了女書，但這是後人創作。江永女書人主要的集體活動場所是花山廟，清嘉慶年進士蔣雲寬的《近遊雜綴》說當地花山：「唐時譚氏二女入山要蛻化……每歲五月間士女多賽詞矣。」譚氏二女就成了她們姊妹神。也許，女書的歷史只能追溯到明清。



■「第三屆兩岸四地華文文學講座：講真話的文學」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陳添浚 攝

應該被摒棄。他指出，巴金使用平實的語言，是為了把作者對於讀者閱讀的一元性支配解放出來，保證作者與讀者之間誠懇與平等的交流。

上海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與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則直接從文本細節發掘《隨想錄》的「文學性」。陳教授估算，懷念中國現代文學前輩和同人的部分佔了《隨想錄》五分之一的篇幅，巴老用這些對魯迅、茅盾、葉聖陶、豐子愷、老舍等一度被批判為「修正主義」作家的回憶文字，積極參與自己所倡議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提醒我們重新回顧和思考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道路和命運。類似地，周立民發現《隨想錄》提到三個典故，兩個來自西方，分別是「達摩克利斯之劍」與「天鵝之歌」；一個來自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這把隨時掉下來的「劍」揭示了巴金味着良心說假話的那段日子，他既惶恐，又因為自己有「表態」的權力而洋洋得意。「天鵝之歌」反映的是他當災後垂暮之年個人心態的轉變：他沒有什麼可怕的了，要用真話唱出自己的心靈之歌，把《隨想錄》當成自我的最後審判來寫。最後，他發現《西遊記》那個在自己身上的緊箍咒驟然解除了，因為透過唱出心靈之歌，他明白客觀環境固然是造成社會很多問題的一個原因，但根源還是在於個人因為迷信而甘心成為精神奴隸，自作自受。明白了這一點後，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也解開了。

真話的力量

韓國的朴宰雨教授提到，除魯迅之外，巴金在韓國學界也很受重視，《隨想錄》的反響很早出現，主要名篇都經已翻譯成韓文，相關的論文已經超過20篇。巴金去世時，他恰巧在上海，曾在巴金靈堂裡寫過輓聯一句：「巴金先生是韓國人永遠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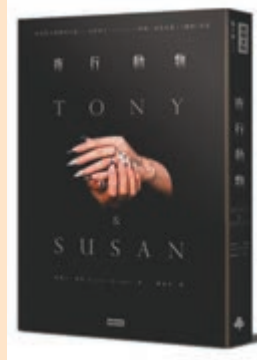
他笑言：「近期很多朋友問我有關韓國總統朴槿惠的事，我告訴我的朋友，她落得如斯下場，是因為沒有說真話！」他續說：「不過，《隨想錄》告訴我們，批判時代或者其他人的真話是不夠的。把責任推卸在別人身上，沒有什麼說服力，但如果這些真話是對自我的懺悔和拷問，就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震撼力。」

書介

圖文：草草

夜行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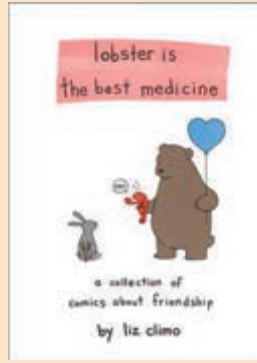
作者：奧斯丁·萊特
譯者：鄭淑芬
出版：時報文化



英文教師蘇珊，莫洛在離婚二十五年後，收到前夫愛德華寄來的神祕禮物。一份驚悚小說書稿，書名：「夜行動物」。開場就是驚人的犯罪事件：主角湯尼某夜開車遇到三名年輕歹徒惡意追撞肇事後，被單獨丟棄荒地，妻女則被載往林子裡的隱秘小屋，雙雙遭到姦殺。連續三天晚上，蘇珊讀得喘不過氣，既喜且懼。愛德華為何寫這樣一本驚悚小說？多年杳無音訊，他想告訴她什麼？正當蘇珊想從書稿中仔細找找當年她記憶裡虛榮、自戀又軟弱的愛德華，她才猛然驚覺：自己被寫在書中。「夜行動物」既是嘲笑，也是警告。婚姻與謊言、復仇和愛，竟是一體兩面。幾天後就是新年，愛德華即將登門拜訪。蘇珊感受到那股熟悉的黑暗慾望啃噬着她，會令她恐懼的力量原來從未消失，並將要顛覆她已經漸漸平淡的生活……

Lobs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作者：Liz Climo
出版：RUNNING PRESS BOOK PUBLIS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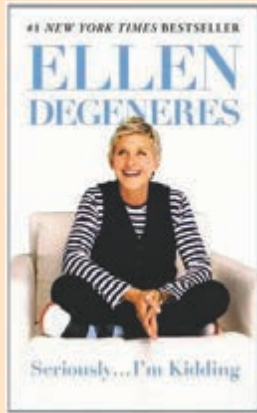


麗池插畫中的動物們，有着天真可愛的外表與無懈可擊的冷幽默，每月吸引25萬人次到訪其部落格。在出版社與粉絲的力捧下，麗池在短短兩年內，已推出兩本圖文書——《The Little World of Liz Climo》及《Rory the Dino-saur: Me and My Dad》。最新精選集《Lobster Is the Best Medicine》探討生命中

不可或缺「友誼」。灰熊、野兔、小豬、變色龍，還有許許多多樣貌可人的大、小動物，飾演冷面笑匠一言中的，配上真摯的動作和絕佳的默契，共同詮釋友情的真諦。

Seriously...I'm Kid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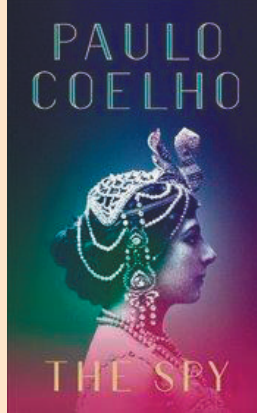
作者：Ellen DeGeneres
出版：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超過1800集的Ellen Show、海底總動員裡熱心助人的多莉、美國偶像的評審、艾美獎常勝將軍、奧斯卡典禮玩自拍的主持人……這些「標籤」都指向Ellen DeGeneres。她不按牌理出牌的機智幽默，及其不尋常的人生經歷，時刻打動觀眾。在這本她個人的第三本書中，她講述八年來生動的、滑稽的、很棒卻又帶著淡淡哀傷的人生軌跡，希望讓讀者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這位美國今日數一數二的優秀主持人。

The Spy

作者：Paulo Coelho
出版：ALFRED A. KNOPF



Paulo Coelho的最新創作，故事改編自神祕的荷蘭女子瑪塔·哈里（Mata Hari）的傳奇故事。她十九歲結婚後移居印尼，卻遭丈夫家暴，兒子意外早逝。她決心離開丈夫，移居巴黎，在馬戲團擔任騎師。擁有東方面孔的她，後以瑪塔·哈里為藝名，以充滿東方風情的舞蹈打響名號……1917年，她被指控為間諜，隨之遭到逮捕。即使缺乏證據，她卻仍難逃一死。處決前，她在獄中寫下最後一封信，記錄自己短暫但顛沛流離的一生……

生活，是很好玩的

作者：汪曾祺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書是備受推崇的「生活家」汪曾祺的散文精選集。生活家，就是熱愛生活、多才多藝、有趣之人。汪曾祺就是一位生活家。寫字、畫畫、做飯，明明是最平常普通的日常生活，他卻深得其中的樂趣。「生活，是很好玩的」是他的一句名言，代表了他的人生態度。他以一顆赤忱之心，把一切都寫活了。本書分為有味、草木和春秋三輯，從美食、植物、舊事等三個部分來展現汪曾祺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態度。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